

“九·一八”事变后的吉林省城

苏立仁

1931年9月19日清晨，太阳刚爬出东山，省城吉林市就塞满了嘈杂的卖报声。往日，《吉长日报》须在9点才能出版，可今天居然提前两个钟头与市民见面，报纸登载着震撼人心的消息：

“日本兵昨晚占沈阳！”

“今晨日本兵又占长春，二道沟傅营长殉难！”

大东门外菜市场卖菜的、赶市的、过路的都忘记了自己的事，纷纷议论。往时日本人经常出没的东大滩、二道码头等处却不见了他们的踪迹，日本人住宅的大门紧紧地关闭着。其实，他们昨晚早已搬到日本商埠地去了；那些不愿搬家的日本居民被强行迁入日本领事馆。领事馆派日本警察在商埠地大马路上增设岗哨，并架起大炮和机关枪，省城所有的日本人都躲避到商埠地。

国难当头，谁还有心思去听课呢！学生们自动聚集在一起讨论着、研究着对付这突然事变的办法。此时，教育厅已把紧急命令发送到省城各学校：严禁学生跨出校门……有些校长阻止学生开会。19日9时许，学生们一队一队地准备到街里讲演，却让大批军警挡在了校门里，双方发生了冲突；省城的气氛紧张起来。赤手空拳的年轻学生当然抵御不住全副武装的军警，游行的队伍被冲散了。但过了一会儿，学生们化整为零，在街面的墙上贴满了传单标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不抵抗主

义”、“挽救中华民族的灭亡”。教育厅长闻讯后，坐着气派华贵的大马车来到街上，监督学生们的行动。突然，从小胡同里飞出一些小石头子、碎瓦片，教育厅长连人带马都被打伤，只好逃了。

9月20日，熙洽把布告贴在各个路口，大意是：务须遵守秩序，商人好自营业，如有不逞之徒乘机煽动捣乱，一经查明，军法从事，决不宽容……街上又派出了大批警察，背着大枪，在人多的地方穿进穿出，分明是在监督人们的行动。火车站内停着一列专车，准备中午11点直开锦州。省城各厅长、会长、处长要为张作相的老太爷送殡，可如今专车却僵直地躺在铁轨上不敢开去。在人们不留意中，大街上钻出许多荷枪实弹的灰衣兵，放着步哨。“是要守城吗？”、“要打仗啦！”、“可千万不要在城里打呀！”老百姓骚动了。

街上有许多人往乡下搬家，平时那些出卖苦力的小杠整天蹲在牛马行，犯愁找不到雇主，混不到东西吃。这回可派上用场，阔绰人家争先恐后地找来这些人去搬东西、挑担子，工钱虽然是平时的三倍，但还有许多人雇不到呢！女校这时已被宣告解散，那些外地女学生无处可去，她们哭泣着、咒骂着。天黑了，城里时隐时现地响着枪声，省城兵营的三团人马陆续撤离防地。

9月21日，省城从惊恐的梦境中醒来，嘈杂混乱的局面被死寂沉闷的气氛替代，没有行人，没有车辆，商店、学校紧闭着大门。驻防省城的7000军队禀承熙洽避让令，已完全撤出，省城已无御敌之兵，只有少数警察背着长枪在街面游弋。多余的子弹已被熙洽收回，每枪只留5粒子弹。中午过后，火车站开出一列专车，那是熙洽派出的“降使”去土们岭迎接日本兵。午后2时许，省城上空突然飞来两架日机，嗡嗡地打着盘旋。日本

领事馆和商埠地响起了鞭炮声，日本人叽哩哇啦地呼喊、狂叫着。城内居民手足无措，唯恐飞机扔下炸弹。飞机绕了两圈后，抛下雪片似的传单，上边恐吓道：“日本占领沈阳时，有学生军武力抗拒，因此发生激战。但吉林的商民机关军队不必惊恐，如有抵抗，必取灭亡……”居民们谁也没有心思去捡传单。晚6时许，一列由火车头推着日本军车驶进省城。因为日本人不完全相信熙洽投降的承诺，唯恐爱国军人用武力反击，假如遭到伏击，就由倒挂的火车头牵引列车，全速逃回长春。日本关东军第二师团长陆军中将多门次郎及第十五旅团长陆军少将天野六郎以下800人，俨然以主子身份走下列车，6时48分，多门与其部下在站前拍照留影，以示占领。卖国贼熙洽率省府各厅处长赴车站躬迎，并奴颜婢膝地设宴犒劳侵略者。

日军占领省城后，将城内千人警察枪械收缴。令其徒手维持地方秩序，又提取省库款钞，提前颁发九、十两个月的警饷，收买警察，从而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日寇将省狱所囚禁的不法朝鲜族人352名全数释放，将守狱用的枪械发给这些囚犯，以示收买鼓励其骚扰。城池各城门都换上了日本兵站岗和驻守，又在新开门外日本领事馆附近添置了大炮和许多机关枪。

日军在站前一带集结后，向城内各处派兵。东市场有一工人好奇地从墙后伸头观看，只听“呼”地一枪，这名中国人应声倒地。这是省城沦陷后第一个被枪杀的华人，当地耄耋老人清楚地记着那天是八月初十（9月21日）的晚间。

省城各银行及省库所在之永衡官银号，皆被身穿黄呢军服的日本兵把守，并勒令停止一切款项支付。于是，全省经济为之封锁，商民及各机关款钞断绝，顿感“命脉”危急。日军还强盗式地从省库提取现金250万元，做为军费。

9月22日晨，只一夜之间，城内街道上就拖满了纵横交错

的日本军用电线。日本兵将省垣各行政机关、交通机关完全控制。电报局与外方的通讯完全中断，日军每天都在邮局检查来往信件。那些头戴红箍大沿帽的日本骑兵、步兵沿街梭巡，站在街面的中国警察要向日本兵立正敬礼。东局子军械厂所存3万支捷克式步枪和军需厂全部粮食全被日军虏获。省城东大营、莲花泡、江南、八百垅、德胜街等处兵营所存剩械弹也全被抄没。日寇又迫令熙洽将调离城外的中国军队缴械，撤至乌拉街的两个步兵团大部被缴械，日军又得枪1600支。卖国附逆的官员唯恐中国人民起来反抗，于是，假借原军、政两署及张作相的名义，张贴布告，内容如下：

· 为布告事，查日军来驻吉垣，地方治安一切如常。所有一般人民须知日军态度和平，务安各业，勿庸惊恐，惟日军有合理之要求，不可无端加以拒绝，或妨碍其行动，违则必予查究。合行布告，其告悖逆，切切此布。

驻吉副司令长官

吉林省政府主席 张作相

中华民国二十年九月二十二日

熙洽开门揖盗，引狼入室，日寇兵不血刃地侵占了吉林省城。

9月23日，侵吉日军第十五旅团以下第十六、三十联队、野炮联队、骑兵联队、守备队、宪兵队顾问团等各部分别抢占了公私房屋，布设岗哨，法西斯式地“办公”。驻吉日军司令官为天野，省城警备司令为坪井大佐。城内轻重军用汽车、省府机关及其它各官厅汽车均被日军各部抢走。时时有三五日军士兵乘坐汽车在各街巷奔驰巡查，那些较气派华贵的汽车专为日本军官所乘坐。为避内讧，各辆汽车外边写着：“××队专用”、“炮队第××队专用”满街尘土飞扬，行人低头缩肩，时时要准

备接受日本兵的盘查和搜身。有的人出于好奇，经过新开门外时，往往挨近大炮多看几眼，于是就要遭到敌人一顿毒打。省政府的行政、治安，无论大事小事都要向日寇请示。熙洽等卖国官员生怕群众闹事，给自己增添麻烦，又张贴布告，以示弹压，并取悦于敌。

吉林省会公安局布告

为布告事，照得本局现受城内警备司令坪井大佐之指挥，维持城区治安，兹规定事项开列如左。所有全境商民人等须一体遵照，不得稍敢背违，致于究愆，是为重要，切切此布。计开：

- 一、本局受本司令官坪井大佐指挥，维持城内治安。
- 二、若不受日本军队暨日本勤务人员之令者必须治罪。
- 三、妨害日本军队之行动及意图，妨害者必先通知司令官逮捕之。
- 四、城内若有欺压日本人者同上。
- 五、公安局所有人员如不服命令或纵之者依军法处罚之，其不服本司令之勤务者同此。

公安局长 刘国铨

中华民国二十年九月二十三日

省城附逆大小官吏，为虎作伥，甘做汉奸走狗、民族败类。9月24日，熙洽遵从日寇意旨，取消原军、政两署，宣布成立伪“吉林临时省政府”。

9月26日，熙洽嗾使其幕僚草拟“临时省政府组织大纲”十条，规定伪省政府设长官一人，其办事机构名为“吉林省长官公署”内设军政、民政两厅，下设辖财政厅、建设厅、实业厅、警务处、交涉署。

9月28日，在日本警备司令坪井的导演与监视下，熙洽召集吉省各机关法团负责人会议，除宣布就任长官外，还发表了

与南京政府和张学良政权脱离关系的通电，在东北抢先宣告“独立”。一批寡廉鲜耻的汉奸官吏粉墨登场，日本顾问充斥各级部门。

为巩固汉奸政权，熙洽自觉省城原有警察力量不足，遇事恐难维持，所以又招募警兵五百人，城内五区各添百人。此外，日本飞机每天从长春飞临省城上空一次，盘旋侦察，以示佑护日伪政权。

日军侵占后，省城各学校完全停课，学生四散奔逃。日宪兵到各学校图书馆和街内各书店检查书籍报刊，其中有涉及日本者、满蒙问题者、中国外交者，则一律收缴。城内各机关不准悬挂孙中山像，不准讲说三民主义。日军宣传机构在城乡内外贴满了侮辱中国的漫画、标语和告示，其内容不外什么“日本无领土野心，日本为谋日华人士之治安而来，以期共存共荣……”还说什么“铲除军阀，爱惜民命”一类的无耻滥言。为谋取军事上的便利以达到长期霸占的目的，侵吉日军稍事休息后便强征民地二千余亩，农民们未来得及收割的庄稼也被野蛮地霸占了。日军又抓来数百名劳工，在省城东北郊的依兰岗修筑军用飞机场（吉林城原无飞机场）。

铁蹄蹂躏的一个月之中，日军草菅人命，杀人如麻。行路人被搜身检查，如认为有害于日寇者，便赐之一弹；日本兵经常到居民屋舍搜查，许多无辜百姓遭到枪杀，其中最惨者就是：一天半夜，日本兵敲开粮米行的一家店铺，该店铺老板从睡梦中刚起，他揉着眼睛，趿拉着鞋慌忙前来迎接。由于行路不便，他弯腰伸手提鞋，日本兵认为其有敌对行动，“砰”地一枪，老板倒在血泊之中。诸如此类事件很多。为炫耀武力，防止人民反抗，日寇驻吉炮队于10月11日至17日，在北山演炮7天，说是欢迎中国人参观，实则强迫城内居民接受法西斯统治。